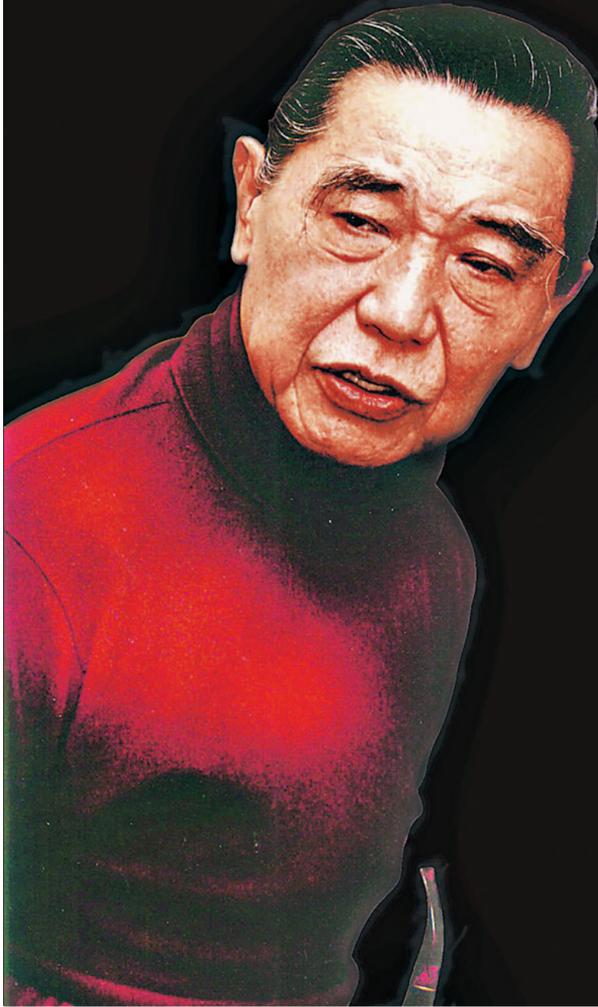




傅聰：音樂是我追求一生的寄託

為全球音樂界所敬重的鋼琴家傅聰，日前來港舉辦了鋼琴獨奏會。短短的兩個小時中，他用他的音樂將我們帶回了二百多年前的維也納——那個海頓的《F大調奏鳴曲》和舒伯特的《G大調奏鳴曲》寫就的年份。其間，1825年也正是貝多芬第二套《短曲》寫成的時間。傅聰用他的演奏，為聽眾重新追溯了那段輝煌的音樂史：海頓與莫扎特，將奏鳴曲塑造成了一種傑出而重要的古典樂種，而到了1820年代中期，貝多芬的《短曲》則預兆了一個新時代的來臨。

文：香港文匯報記者 賈選凝
圖片由主辦方提供（鳴謝：陳思）



年屆八十歲的傅聰，不但以行云流水的完美演奏，為香港帶來了海頓、莫扎特、貝多芬和舒伯特，更三次響應聽眾之期待登台encore，演奏了蕭邦《夜曲》等最拿手的作品。而有幸在這一晚聆聽過大師演奏的人，想必會永遠銘記這位老派演奏家對音樂的熱忱和不同凡響的個人魅力。

傅聰這次來港演奏會的選曲，都是古典時期的作品，其中尤以海頓最為典型。他表示：「海頓的作品典型又很特別，這回演奏的是他的中期作品，莫扎特的則是晚期，境界非常純淨。而貝多芬的短曲，則是他最後一套鋼琴作品，創作的時間比他的奏鳴曲都晚，已經到了那個他寫弦樂四重奏的時期，可以說他的創作已入化境登峰造極。」

而最後演奏的一首舒伯特《G大調奏鳴曲》則是傅聰本人的最愛，這首曲子的基調同樣是很純淨，有一種出世的韻味。傅聰說：「可能這反映了我的心境吧。」明年就滿80歲的老演奏家，想在演奏中找回一些返璞歸真的東西。「舒伯特這首是他作品中我彈得最多的一首，永遠不會厭的，而貝多芬那首，6個曲子，對演奏者的理解和表達都有很高要求，雖然十幾年前也彈過，但無論是控制還是理解方面，當時都還遠遠不足。」

貝多芬是傅聰年輕時不太敢碰的，反而舒伯特和莫扎特，年輕時演奏和現在演奏，從直覺理解上的分別並不大，但用他的話說，跟隨年齡增長，深度上可能會更好，但在技術上，年輕時的手指之靈活肯定強過現在。也正由於總怕如今的自己不夠敏銳，傅聰練琴的時間反而更多了。他現在每天平均要練上8到10個小時。他說，音樂讓他變得年輕。

音樂讓他變年輕

音樂是傅聰生命中最重要的一部分，這當然無需贅述，他說：「只要能忘我地進入音樂中去，就會忘記年歲一年年過去。」

這十年來，他每天都會先練上一遍蕭邦的20多首練習曲，這樣下來就已經三、四個小時過去，然後這一年的演奏會上會彈哪套節目，就重複練哪套，當然也會加插彈一些協奏曲。而每年演奏會上彈什麼，其實也是看心情、狀況等很多因素而決

定，傅聰並沒甚麼刻意的取捨。「比如有人會覺得我很久不彈蕭邦了，我並不是故意地避開，可能只是恰好今年這套節目都很古典，它們幾首排在一起本身就很有和諧。」傅聰認為，每場演奏會的節目編排，其實也是門藝術。

他面對過國內外大大小小城市的太多聽眾，傅聰說：「我盡量做到把音樂傳達給聽眾。實際上，只有好壞的演奏家之分，聽眾是不分好壞的。唯一的區別可能只是有些地方的吵鬧些，有些城市安靜些。」當然在德國時，有些聽眾會帶著樂譜來聽他演奏，質素可能整體較高，但無論在哪裡演出，他認為，音樂都是一種從心到心的對話。「音樂是種語言，而我要做的，就是把話說得讓他們能聽懂，這是我的任務。」像是山東濰坊大劇院音樂廳首次開放時，請傅聰去舉辦獨奏會，明顯能感覺到那個地方的人們，過去可能沒有聽音樂的習慣。「但至少我能讓他們聽進去，就是成功了。」

不練琴比練琴更累

儘管傅聰早已被國際樂評譽為「當今世界樂壇最受歡迎和最具有洞察力的莫扎特作品的演奏家」，但他個人仍然覺得彈琴永遠是件很難的事。「有時彈得好與不好，是一個一個階段，跟心情、健康狀況都有關係。我這個人波動也大，好的時候就很好，彈不好的時候會很鬱悶。」不過狀態低落時他的唯一應對方法卻只有不休息地繼續彈、一直彈到找回好的狀態。

「在困難的時候我絕對不會放棄，而是會更堅持下去，只有這樣才能走出困難時期。」傅聰說他狀態不好時不能休息，越休息狀態只會越差，這也就是為何他不練琴的時候反而會比練琴更累：「因為總覺得就好像失去了甚麼。」反而是集中八個小時一鼓作氣去練琴時，內心能夠慢慢平靜。

傅聰如今的生活節奏是早睡早起，有時看書，有時也看看足球網球，聽音樂也不是為了自己的演奏才去聽。「否則不能有一個廣闊的音樂世界，我從最古老的聽到最現代的，只是現在年齡越大，聽的時間變得越來越少。」

如果說此生的音樂生涯可有抱憾之處，傅聰會認為是自己該早一點去搞指揮。「這樣就可以不用花那麼多時間練琴，而

能更集中地去表達音樂。不過我又不太善於處理人際關係，說話比較直，如今只是覺得，那樣或許會輕鬆一點。」他說，音樂就是這樣子，一輩子追求完美是不可能的，比較接近完美已經不錯了——彈奏一場演奏會的道理，同樣如是。

願他們走獻生音樂之路

年紀見長之後，父親對傅聰的影響，會從更多潛移默化見微知著處表現出來。但他不喜歡別人斷章取義地將那種影響套上《傅雷家書》的文本，他說如果是那種影響就太膚淺了，精神上的東西是看不見的。「父親對我的影響，是無論音樂、做人處事的態度等方面無處不在的。我是怎樣的人，當然就是從那種潛移默化中來。」有時夢裡會想到父母去世前那些年受的苦，就更加覺得，對雙親的思念，早已刻入骨髓。

而談到如今中國的古典音樂教育環境，傅聰認為硬件上好得不得了，幾乎所有小城市也都建了音樂廳，人才也很多。「但太多人學鋼琴的心態帶著名利心，急功近利，而非將音樂當作自己追求一生的寄託。」他說自己在上海教書時就有點像孤軍奮戰。「我沒辦法影響太多年輕一代，只希望能有一兩個天生具有音樂家氣質的年輕人，能好好地走上終生獻給音樂之路。」



尹俊邦：用音樂感染世界

二十三歲本地青年鋼琴家尹俊邦獲得英國皇家文藝學會頒授榮譽院士，為本港音樂界首個獲頒此殊榮之鋼琴家。

英國皇家文藝學會建立於1754年，被公認為英國學術界最具代表性組織之一。時至今日，其他著名院士包括英國物理學家霍金、英國哲學家及經濟學家亞當斯密夫、美國著名政治家富蘭克林等。院士必需經過委員會推選，目的是要表揚藝術、製造業及商務行業有貢獻及傑出的業內人士。

尹俊邦早年被列選為施坦威鋼琴藝術家之一，亦先後到亞洲及歐洲舉行獨奏會，更於2010年獲邀到波蘭為蕭邦誕生200周年紀念舉行鋼琴獨奏會。尹俊邦在英國完成音樂學士及碩士課程，為牛津大學音樂學碩士，現於英國倫敦大學俄羅斯音樂研究中心攻讀演奏博士。2011年起擔任香港國際鋼琴家協會主席及香港鋼琴雜誌《琴韻》總編輯，今次我們便請他分享一些獲頒院士的感受給讀者。

獲英國皇家文藝學會頒授榮譽院士的感受是怎樣的？

尹俊邦：很高興！英國皇家文藝學會是被公認為英國學術界最具代表性組織之一，能得到委員會及行內人認同而成為其一分子，我分外感到榮幸。回想起當天收到委員會信件的通知，我被提名及推選為院士，我真的受寵若驚！我立刻通知家人這個頒獎的消息，亦同時不忘感謝媽媽對我自小的栽培及無私的支持。音樂路從來不易走，除了家人，我亦非常感謝多位音樂前輩的幫助，朋友們的支持！

可否介紹一下自己為何走上音樂之路？鋼琴演奏對你來說意味著什麼？

尹俊邦：三歲開始習琴，剛開始的時候我並不特別喜歡。其實小時候，哪個小孩不愛玩呢？哪會懂得學習音樂的意義呢？不過經過媽媽不斷的鼓勵及多位恩師的教導，才令我發現彈鋼琴中的樂趣。自此後，音樂



採訪：Jasmine



已成為生活不可分割的一部分。現在每天繁忙的議程、接踵而來的電郵、鋼琴雜誌編輯的工作、無止境的閱讀和研究……真令人回想起以前在英國皇家音樂學院，每天八、九小時的鋼琴練習啊！

對我來說音樂是人類精神的食糧，也是世界各地的國際語言。我希望透過演奏向不同種族的人，分享我對音樂的見解，人生的看法。人生苦短，我明白到我（和很多八十後的年輕人一樣！）現在的生活是一個人生的序幕。當我回顧我的人生，雖然有很多汗水及淚水，但音樂能帶給你的遠遠比你付出的多！

可否講述一件自己學習音樂、巡迴演奏以來與音樂之間最難忘的事？

尹俊邦：難忘的事有很多，好像2010年獲邀到波蘭華沙為鋼琴詩人——蕭邦誕生二百周年紀念舉行鋼琴獨奏會。那時，碰巧波蘭政府官員空難，感覺到當地人的消極。看見當地人為了抓住脆弱的生命不斷地努力，才令我開始懂得珍惜分秒，令人生更敢做無悔。另一難忘經歷可算是在德國吧！還記得完成最後一場演出之後，觀眾帶來了很多花和禮物，當時我對他們的熱情極為感動。其中一位觀眾更抓緊我的雙手鳴謝剛剛的演奏，但不知為何，他的淚水開始往下流。這位觀眾最後告訴我，這場獨奏會觸動到他的情感，令他回想到他剛去世的妻子。音樂的力量真大！那場獨奏會是我演出中難忘的一幕。

未來在音樂方面的打算是？

尹俊邦：雖然現在的生活非常的繁忙：日常練習和演出、鋼琴雜誌編輯的工作、安排香港國際鋼琴節、香港國際鋼琴家協會會務……還有剛剛在英國倫敦大學開始的博士研究！我還是希望繼續努力學習。藝術無止境哩！我想以能力所及，繼續推動香港藝術文化，以我的音樂感染世界的每一位。